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八回 贈吳鉤旅次識英雄

紅生當下正與那女子綢繆細話，忽聽得有人呼喚，連忙趨出看時，卻是半虛家的小使。因起身登廁，看見園門開了，故此叫喚。紅生語以他事，遂閉門而睡。次日天明作別回去。何半虛送出紅生，登時去拜望方蘭。方蘭接進坐定，敘過寒溫。何半虛道：“昨承翰教，悉知仁兄破格垂愛。欲作數字奉復，惟恐隱衷不便形之楮墨，故特撥冗走晤，不知吾兄可有良策為弟開導否？”方蘭道：“荷蒙長兄降臨之後，自慙無功可效，所以時刻掛念之。今幸事有八九，但紅生若在，不無阻礙。故必如曩時所謀，驅之遠徙，纔為穩便耳。”何半虛道：“向蒙見諭，弟已相忘了。更乞仁兄為弟言之。”方蘭道：“在弟亦別無良策。為今之計，莫如尋一沒頭事陷害他，使他立腳不住，則這頭姻事可以唾手而就了。”何半虛又慌忙問道：“尋著哪一件事方可陷害他？”方蘭道：“祇今守汛的王守備與弟至厚。祇須如此如此，便可以陷害那廝了。”何半虛聽罷，心下大喜，折手稱贊道：“妙計妙計。”遂一同往見王守備，王守備延入營內。相見畢，分賓主坐定，把地方上的閑事話了一會。隨後王守備開口問道：“敢問二位老親翁光降，有何見諭？”何半虛未及回言，方蘭便一把扯了王守備走到側邊，附耳低聲說了幾句。祇見王守備笑嘻嘻的點頭，說道：“多承見愛，決當一一遵命。”二人遂即起身作別，王守備送出營門，又向著方蘭道：“所諭之事，決不差池。但所許云云，必要如數。”方蘭點頭唯唯，自回家去。何半虛那晚也不到寓，竟自回到家裏去了。且說紅生自在寺內，又過了數日，打聽宗師消息。方欲收拾起身，忽一日傍晚，聽得叩門甚急。紅生祇得起身啟視，卻見一人背著包裹，挨身而進。紅生慌忙問其來歷，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喚做花三，係遠方人氏。為因貿易，來到貴郡。奈帳目不能上手，今以催索到鄉。不料遠近並無客店，特向寶刹暫宿一宵。”紅生道：“我亦借寓讀書，你要寄宿，須問當家和尚。”那人不由分說，竟把行李向著供佛的案桌邊放下，和衣而睡。紅生也即進房，讀了更餘天氣，上床安寢。誰料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。

約至半夜，忽聽得外面一片聲沸嚷，約有二十餘人，懼是腰刀弓箭，斬門而入。一見花三，大喊道：“盜在這裏了。”竟把花三並紅生一齊捆縛。紅生連聲叫屈，眾人道：“花三是個有名湖盜，打家劫舍，犯著彌天大罪。我們緝捕已久，誰教你窩藏在這裏。且帶你到王爺那裏去，冤枉與不冤枉，聽憑發落。”遂將鋪蓋並那口寶劍，搶掠一空。

候至天明，一齊解到王守備營裏來。紅生哭訴道：“生員諄諄守法，向來寓寺讀書，不與戶外一事。這個花三，從不認識。昨晚強要借宿，絕無窩藏情弊，伏乞電情開豁。”王守備哪裏肯聽，呵呵冷笑道：“做了窩主，還稱甚麼生員。這花三既在你寓中，他搶掠的金珠千兩，窩在哪裏？不用刑法，你如何肯招。”喝把紅生夾起來。可憐瘦怯身軀，怎生受刑得起，祇得認屈招供。王守備錄了招詞，也不究那賊賊，竟將紅生並那寶劍鎖禁在一間冷靜屋內，待日起解協鎮。

紅生被禁，每日茶飯不充，又兼兩足夾壞十分疼痛。自嗟自歎，料想凶多吉少。但父母不能得見一面，每思量了一會，即淚如雨下。一夕更闌人靜，月明如晝。正在暗暗悲泣，忽見一個女子從空降下，向著紅生低聲喚道：“紅郎，紅郎，你還認得妾否？我特來救你也。”紅生抬頭一看，祇見兩臉胭脂，雙眉黛綠。那女子非別，即花神也。便頓頭拜下，道：“望乞大仙快快救拔弟子。”花神道：“你家雖焚毀，且喜那牡丹亭依然無恙。當日感承你拔劍相助，今聞有難，特來相救。你不消憂苦。你把手一指，那枷鎖紛紛自落，兩足傷痕亦即平愈如初。花神遂一手攜著紅生，一手與他取了寶劍，令紅生閉了雙眼。祇聞寶劍一揮，腳下如登雲霧，擁著紅生飄飄漾漾，頃刻間離卻龍潭虎穴，已在官塘路口了。紅生開眼一看，慌忙拜謝道：“自非大仙超救，我的性命且暮不保。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”花神把劍遞與紅生道：“從此一別，後會難期。祇是此劍，目下就有出頭日子。願乞珍重珍重。”言訖，已失花神所在。紅生趁著月光，向前行了一會。怎奈路途不熟，盤費全無，不覺放聲大哭，道：“我如今單身逃命，無處投奔。萬一有人追來，左右原是一死。”正在啼哭之際，祇聽得半空中說道：“前往北方避難，不惟保爾無虞，更獲功名之路。祇此十步外有黃金二鎰，可亟取之。”紅生遂向前一看，祇見草叢中火光閃爍。仔細看時，卻是一個小匣。啟之，果得黃金五十餘兩，便飛步向北而走。

看官，你道紅生這場大禍，從著哪裏起的？原來就是方蘭為何半虛設計，將銀五十餘兩買囑王守備，教他先著花三向寺借宿，旋即差兵捕獲，其名為放鷹。後因紅生逃出，又是何半虛出銀，把來做了一個照提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紅生一路奔走，猛省得沈西苓在北坐監，何不北上京一走。一則避此災難，二則尋見沈生，倘得謀個出身也好。暗暗算計已定，在路曉行夜宿，急急的趨行前去。一日到一店中沽飲，獨自一個慢慢的飲了數杯。忽然想起家中消息全無，素雲烟事未遂，不覺長歎數聲，涕淚交下。祇見旁邊站著一人，虎形彪目，相貌堂堂。及視其身上，衣衫襤褸，恰像個乞丐模樣。向著紅生呵呵笑道：“我輩須要慨當以慷，足下少年作客，正所謂鴻鵠有萬里之志。雖則獨酌無聊，何故學那楚囚悲泣？”紅生聽他說話不俗，一發起敬。暗想此人必係埋名豪傑，便招他同坐喫酒。那人也不推讓，便向紅生對面坐下。祇見那滿著座頭喫酒的客人俱喧嘩笑道：“這個後生客官忒沒分曉，怎生同著一個花子喫酒。”那人側著頭，任憑眾人喧笑，祇做不聽得，拿起雙箸，把三四碗蔬餚喫得罄盡。又向紅生問道：“細觀足下，甚有不豫之色，不知有何心事，俺雖沿門乞食之流，素負肝膽。倘不棄嫌，有甚用著俺處，俺須不避水火。”紅生慘然下淚道：“小生原係金閭人氏，為因避難而來。不曾與家中父母話別，以此望雲增感，不覺墮淚耳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既係思親，何不修書一封著人帶去，以免尊父母遠顧之憂。”紅生道：“書已寫下，怎奈衡陽雁斷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孝思可敬，俺雖不材，願作陸家黃耳，為你帶去，何如？”紅生欣然笑道：“若得吾丈肯憐我父子各天，將書捎帶，報問平安，誓當銘之心骨，不敢背德。”那人道：“足下說哪裏話來，我與你不過萍水相逢。因見被難，所以願作便鴻捎信，我豈圖你日後的酬謝麼？”紅生便向包袱內取出書來，遞與那人道：“半年離夢，千里信音，全在這一封書上。幸蒙老丈慨許寄報，真大恩人也。望乞上坐，受我一拜。”說罷便雙膝跪下，那人伸手，一把扶起。引得左右在座飲酒的，無不相顧而笑。

那人重又坐定，從容問道：“足下既云避難離家，此行還到何處地方？作何事業？”紅生道：“小生有一故人援例入監，現今寓在京師，我此去祇得投投相依，以便再為之計。”那人道：“目今流寇縱橫，中原鼎沸。大丈夫苟有一材一技，何患無小小富貴。若能運籌幟幄，斬將擄旗，則門大金印，取之易於翻掌耳。足下既有故人在京，急宜前去，趁事機之會，成遠大之業。至於家事，何必掛懷。況俺這般行徑，那些凡夫肉眼無不笑我是個乞丐。誰想足下一見如故，邀我同飲。這雙眼睛，會能物色好漢，也算是一個豪傑了。”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正欲舉手作別。忽瞧見紅生所佩寶劍，便道：“這是龍泉劍，願借一觀。”紅生慌忙解下，雙手遞過。那人接來，定睛細看了一會，嘖嘖賞道：“好劍好劍，真是豐城神物。不知足下何處得之？”紅生知其屬意，便道：“老丈，此劍乃家傳異寶，莫非見愛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千金易得，一劍難求，豈有不愛之理。”紅生道：“既是這等，即以相贈便了。”那人接了寶劍，祇一拱道：“承惠承惠。”正所謂：

紅粉贈與佳人，寶劍酬與烈士。

當下座客，看見紅生把那家傳的無價寶劍脫手相贈，無不愕然驚駭。紅生既將寶劍贈了，便道：“老丈能識此劍，想必神乎其術，幸乞試舞一回。”那人欣然拔劍起舞。左盤右旋，曲中其度，燦燦閃閃。但見電光萬道，驚得紅生不能開眼，耳邊祇聞風雨之聲不絕，須臾舞罷。那些座客，始初認他是個乞丐的，無不驚訝，以為異人，茫然自失。那人臨去，紅生又扯住問道：“願聞高姓大名，以便佩之不朽。”那人厲聲道：“足下要問俺姓名居址，莫非不能忘情此劍，好在異日向我取索麼？祇是俺四海為家，原無定跡。若問日後相逢，當在金鼓叢中，干戈裏面。”話訖，取了寶劍，一拱而去。

當晚，紅生就在店中歇了。次日算還飯錢，僱了牲口一直到京。向著城中尋下歇店，便去訪問沈西苓。誰想城裏城外，整整的尋了十餘日，絕無影響。回到店中，悶悶不悅。打點明日要到八旗下去訪問。

祇因紅生這一問，管教：畢竟後來若何？且待下回細講。